

译文
外国文学
丛书

地板下的小人

[英] 玛丽·诺顿 著

任溶溶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I 561.88
11



外国文学

P

地板下的小人

[英] 玛丽·诺顿 著
任溶溶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板下的小人/(英)诺顿(Norton, M.)著;任溶溶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1.6

(译文童书·儿童文学)

ISBN 7-5327-2611-8

I.地... II.①诺...②任... III.童话—英国—现代 IV.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762 号

Mary Norton

THE BORROWERS

Copyright: 1996 BY ELAINE N. AR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

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

地板下的小人

[英]玛丽·诺顿 著

任溶溶 译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625 插页 2 字数 92,000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8,000 册

ISBN 7-5327-2611-8/I·1520

定价: 9.50 元



拿口舌。小解一卷书不歇多偷看，孩童睡至半夜
 醒，但言虽不自解，主古曲词，西本曲失人主面就失
 是人是人解曲解词。人小不歇曲西本曲“去特对以
 族真男？”曲解词“更青魁”曲中事曲回另求曲解族
 青魁“凉天。”更青魁“如事”人小不歇曲西本曲“解曲
 成不安一解，人小不歇曲西本曲，人小不歇曲西本曲“更
 青魁。曲解词“更青魁”曲中事曲回另求曲解族
 青魁“出曲解词”曲中事曲回另求曲解族
 青魁“出曲解词”曲中事曲回另求曲解族

译者的话

世界上“鬼”真多，有各种各样的“鬼”，有好的，有恶的。但不说大家也知道，世界上其实没有鬼，都是人想象出来，或者说是创造出来的，它们可以说是些童话人物。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在广州，听过许多鬼故事，知道许多种鬼，其中有一种鬼最不可怕，反而使人觉得好玩，它叫做“摄青鬼”。“摄青鬼”专门偷人们家里的东西，说是鬼，连鬼的样子也没有，因为它无影无踪，谁也看不见（在故事里就是谁也看不见！）。我们不见了东西，就说：“准是给‘摄青鬼’摄走了！”这种“鬼”的创造真可以说源自生活，因为我们常常会不见一些小东西，铅笔、橡皮什么的，又没人拿走，会到哪里去了呢？没办法，只好想出个“摄青鬼”来，说是给它摄走了。越是没头脑的人，遇到“摄青鬼”的机会越多。“摄青鬼”不是个童话人物吗？





现在这部童话,写的是地下住着一种小人,专门拿走地面上人类的東西,以此为生。他们自称是借用,所以被称为“借东西的地下小人”。你们说这种人是不是跟我们广东民间故事中的“摄青鬼”有点相似?我真想把这种“借东西的地下小人”译成“摄青鬼”,无奈“摄青鬼”只有广东人懂,你们如果不是广东人,就一定不知道。所以这个名称用不上,我倒有点觉得可惜。但作者创造这一种童话人物,与广东民间故事创造出“摄青鬼”来,道理是一样的。作者在童话中阐明了:如果没有“借东西的地下小人”,为什么妈妈一辈子里买了那么多针啊什么的,却一一不知去向呢?这种童话人物小朋友太容易理解了,所以这本童话特别受到小读者的欢迎。

这本童话原名《借东西的地下小人》(The Borrowers),作者是英国儿童文学女作家玛丽·诺顿(1903—1992)。她年轻时当过英国老牌的老维克剧团的演员,这个剧团以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著称。她在1943年开始写童话,1952年写出了第一本以“借东西的地下小人”为主角的童话,就叫《借东西的地下小人》,获得同年卡内基儿童文学奖,1960年又获得了路易斯·卡罗尔书籍奖(路易斯·卡罗尔就是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的作者)。由于这部童话大受欢迎,作者接下来又写了四部。大家读完这本书,一定会担心那些被人类追捕的小人的命运,急于想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。这种心



情也正是它当初出版时小读者的心情,因此他们恳求作者继续写下去。如今小读者可以放心,这些小人活下来了,他们在野外冒过险,在旧皮鞋里安过家,又坐船在小沟里漂流过。第五部,也是至今为止的最后一部“借东西的地下小人”故事,作者是在1971年写的。

“借东西的地下小人”在英国家喻户晓,据说已经成为他们民间故事中的童话人物。那么,我说我们广东民间故事中的“摄青鬼”是一种童话人物,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了。

再说一句,这部童话不久前还被美国好莱坞改编拍成了电影,已经有碟片,大家可以找来看看,保管大家会看得快快活活。

任溶溶

1990—2001

地板下的小人



人 物 表

梅太太——讲故事的老太太

凯特——她的房东小姐

波德——借东西的小人，爸爸

霍米莉——波德的太太

阿丽埃蒂——他们的女儿

小男孩——梅太太的弟弟

索菲姑妈

德赖弗太太——女厨师

克兰普福尔——园丁



不也——八个红脚，红脚不红关，丁大绿守太太前
一渣太太绿林林。二不一红星前前，前古星前刊
前，以以绿守丁。前前前前不也，”绿林”小从地
思：前和绿守星如奈绿守星林林；西绿守有前星西太太
前绿守星一盖面。西绿守书。前前前前前：前林林林
前星前

前林林林一。前”前。前前不前一。前林林林林”
△思前” 前前前 第一章 前前前前前前，前前
”前前”前前前前前” 前前前前前” 前前前”
前前前前前” 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” 前前前”

第一章

关于他们，是梅太太第一个告诉我的。不对，她告诉的不是我。那怎么会是我呢——那是个又野、又邈邈、又任性的小女孩，用生气的眼睛看人，据说还嘎吱嘎吱地咬牙。凯特，应该叫她这个名字。对，就是这个女孩——凯特。反正叫她什么名字也没有多大关系：她就这样跑到故事里来了。

在伦敦，梅太太在凯特的爸爸和妈妈的房子里住着两个房间，我想他们是他们的一位亲戚吧。她的卧室在二楼，她的起居室在叫做“早餐室”的房间。早晨当阳光射在烤面包和果酱上时，早餐室是很不错的，但到下午光线暗了，房间里充满一种奇怪的暗淡银光，就有一种忧郁气氛，不过凯特是个孩子，她喜欢这种气氛。在吃下午茶点前，她经常到梅太太的起居室里来，梅太太教她钩花边。





梅太太岁数大了,关节不灵活,她这个人——也不好说是古板,但的确是说一不二。凯特和梅太太在一起时从不“撒野”,也不邈遏和任性。除了钩织以外,梅太太还教她许多东西:怎样把毛线绕成蛋形的球啦;怎样织补啦;怎样清理抽屉,并在东西上面盖一张薄纸挡住灰尘啦。

“你为什么这样一声不响啊,孩子?”有一天凯特弯着腰,呆呆地坐在垫子上时,梅太太问她说。“你怎么啦?你丢掉舌头了吗?”

“不是的,”凯特拉着她的鞋扣说,“我丢掉钩针了……”她们正在做一条床罩——把一个个毛线钩的方块缝在一起,还差三十来个方块。“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把它放在哪里,”她急急忙忙说下去,“就放在我床边书柜的底下一层,可是不见了。”

“底下一层?”梅太太重复说了一遍,她自己的钩针在火光中不停地闪烁。“靠近地板吗?”

“是的,”凯特说,“但是我把地板看过了。地毯下面也看过了。到处都看过了。毛线倒还在那里。就在我放下的地方。”

“噢,天啊,”梅太太轻轻叫了一声,“不要是他们也在这房子里!”

“他们是谁?”凯特问道。

“借东西的小人啊,”梅太太说,在暗淡的光线中,她似乎在微笑。





丁丁：“到人的科友育”。最善雷世密海点育林周

童回娘儿会一

“？人的科么什”

小前里十前的人眼查自”。更期前最善回替脂

“！前西来人眼查自口幸……人



“来水墨翅”，就来基耐太太前”，特耐育五”

“。特耐景不但”，景意回替脂”，来水墨翅，衫”

。来基耐小耐雅又，景耐太太前”，丁耐雅耐五”

“前里前育景特耐景耐”

景耐”，耐一耐耐景耐耐”，耐耐耐耐”，耐善景耐耐



凯特有点惊慌地看着她。“有这样的人吗？”过了一会儿她问道。

“什么样的人？”

凯特眨着她的眼皮。“住在别人的房子里的小人……专门借走别人东西的！”

梅太太放下她手里的活儿。“你说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凯特说着把眼光移开，使劲拉她的鞋扣。“这是不可能有的。不过，”她抬起她的头，“不过有时候我又觉得一定有。”

“为什么你觉得一定有？”梅太太问道。

“因为有许多东西不见了。比方说别针吧。工厂没完没了地生产别针，每天人们买别针，然而就在你要用别针的时候，别针却没有了。它们都在哪里呢？就在要用的时候，它们都上哪里去了？再拿缝衣针来说吧，”她说下去。“我妈妈买了那么多缝衣针——至少有几百枚——它们不可能满屋子都是。”

“对，不可能满屋子都是，”梅太太同意说。

“还有许多别的东西，我们一直在买。买了又买。例如铅笔、火柴、火漆、发夹、图画钉、顶针……”

“还有帽针，”梅太太插进来说，“吸墨水纸。”

“对，吸墨水纸，”凯特同意说，“但不是帽针。”

“这你就错了，”梅太太说着，又把活儿拿起来。“我说帽针是有道理的。”

凯特望着她。“有道理？”她重复说了一遍。“我是

说——有什么道理？”

“这个嘛，确实地说是有两个道理。帽针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武器，而且，”梅太太忽然笑起来，“不过这听起来太荒谬了，再说，”她犹豫了一下，“这都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！”

“可是跟我讲讲吧，”凯特说，“跟我讲讲你知道的关于帽针的事。你见过吗？”

梅太太用惊异的眼光看看她。“什么，当然见过……”她开始说。

“我说的不是帽针，”凯特很急地叫道，“我说的是你所说的那种人——那种借东西的小人！”

梅太太深深吸了口气。“这倒没有，”她马上回答说。“我从来没有见过。”

“但是有人见过，”凯特叫道，“你知道的。我看得出来你知道！”

“嘘，”梅太太说，“用不着大喊大叫！”她低下头来看凯特仰起来的脸，随后微笑着把目光移向远处。“我有一个弟弟……”她犹豫地说起来。

凯特跪在坐垫上。“他看见他们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梅太太摇着头说，“我根本不知道！”她抹平她膝盖上的活儿。“他是个吹牛大王，给我们，就是我姐姐和我，讲了那么多不可能有的事情。后来，”她平静地说，“这已经是许多年以前的事，他在西北边境阵亡了。他成为他那个团的上校。他们说他是





英勇牺牲的……”

“你只有这位弟弟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是我们的弟弟。我想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”她想了一下，仍旧暗自微笑，“对了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这种不可能有的事情，这种奇怪的幻想。我想他是出于妒忌，因为我们比他大——我们比他会看书。他想使我们看得起他；也许是想使我们大吃一惊。不过，”她看着壁炉的火，“他这个人也有点特别——也许因为我们是在印度那些神秘事物、魔法和传奇之中长大的吧——我们总觉得他能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；有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在戏弄我们，但有时候……对了，我们可说不准……”她俯身向前，照她的老样子十分干净地刷掉炉栅下一篷火灰，接着拿着刷子，重新看着炉火。“他不很强壮，第一次从印度回国就害了风湿病，缺了整整一学期课，送到乡下去休养，住在一位老姑妈家里。后来我自己也去了。这是座很奇怪的古宅……”她把刷子挂回铜钩上，用手帕擦干净双手，接着把她的活儿捡起来。“最好把灯点亮，”她说。

“等一等吧，”凯特靠过来求她。“请你讲下去。请你告诉我……”

“可是我已经告诉你了。”

“不，你还没有。这座古宅……他是在那里看见了……他真看见了吗……？”

梅太太大笑。“他在那里看见了借东西小人？是





的，他正是这么告诉我们的……他要我们相信。而且，他好像不仅是看见了他们，还跟他们很熟，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分子，事实上，差不多可以说他自己也成了——一个借东西的人……”

“噢，请一定告诉我。谢谢你。试试看把事情回想起来吧。从头讲起！”

“我都记得，”梅太太说。“真奇怪，比许多发生过的真实事情记得还要清楚。也许它也是件真实的事情，只是我不知道。你瞧，重返印度的时候，我的弟弟和我在船上共住一个房间，我的姐姐惯常和我们的保姆睡在一起。在那几个极其炎热的夜里，我们老是睡不着，我的弟弟会接连几个钟头讲那个讲了又讲的老话题，把细节讲了一遍又一遍——他们是怎么样的人，他们做些什么事，以及……”

“他们？他们到底是谁？”

“是妈妈霍米莉、爸爸波德和小阿丽埃蒂。”

“波德？”

“对，连他们的名字也不大对头。他们自以为有了自己的名字——但和我们人类的名称大为两样——一听就知道，它们也是借来的。连亨德列里叔叔和埃格尔蒂娜的名字也是如此。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借来的，根本没有一样东西是他们自己的。一样也没有。除此以外，我弟弟说他们非常敏感和自负，自以为拥有整个世界。”

地板下的小人



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们认为人类只是创造出来干脏活的——做他们的巨人奴隶。至少在他们之间是这么说的。不过我弟弟说，他认为他们在地底下都担惊受怕。我弟弟想，正因为他们担惊受怕，所以才长得那么小。而且他们一代比一代小，也越来越隐蔽。古时候在英国的一些地区，我们的祖先似乎还公开提起过这些‘小人’。”

“是的，”凯特说，“我知道。”

“而现在，依我想，”梅太太慢慢地说下去，“如果他们还存在，你就只能在乡间一些幽静、偏僻的旧屋里找到他们——在这些旧屋里人们过着刻板的生活。而这种刻板生活正是他们的保护伞：因为他们最要紧的是知道哪些房间有人用，什么时候用。任何地方只要有随随便便的人和没人管的孩子，或者养着什么动物，他们就住不长。”

“索菲姑妈的旧屋自然是很理想的——虽然他们中还有人不同意，觉得有点冷，又太空。我们这位索菲老姑妈由于二十年前一场狩猎事故而终年卧床。房子里除她以外，别的人就只有烧饭的德赖弗太太和园丁克兰普福尔了，难得还会有个女仆什么的。我弟弟生风湿病以后到那里去，也长期卧床。在他到那里的起先几个礼拜，那些借东西的小人并不知道他来了。”

“他睡在教室里面一间旧的儿童卧室里。当时这间教室堆满乱七八糟的破旧东西——皮箱、坏了的缝



衣机、写字台、裁缝用的假人、桌子、椅子，还有一个没用的自动钢琴——因为玩这自动钢琴的孩子们，也就是索菲老姑妈的孩子们，早已长大成人，结了婚，死了或者离开了。卧室的门对着这间教室，我弟弟躺在他的床上，能够看到教室壁炉上面挂着的滑铁卢大战^①油画，角落里的一个玻璃门柜子，柜子里的钩子上和架子上陈列着一套玩具茶具——古色古香，十分精致。夜里教室的门如果开着，他可以一直看到点着灯的过道通到楼梯口。每天天黑下来时，他看见德赖弗太太在楼梯口出现就感到宽慰。德赖弗太太总是端着一盘东西在过道上走过，给索菲姑妈端去饼干和一瓶白葡萄酒。德赖弗太太下楼前，又总是在过道上停一下，把煤气灯旋小，让它只发出一点暗淡的蓝光。然后他看着她噤噤噤下楼，在楼梯栏杆间慢慢地一点点消失不见。

“过道底下是门厅，门厅里有一座时钟，夜间他能听到它当当地报时。这是一个老爷时钟，很旧了。利顿·巴扎德的弗里思先生每个月来给这时钟上发条，就像他的父亲在他以前、他的叔公在他的父亲以前那样。据弗里思先生所知，这个时钟已有整整八十年没有停过，而在此以前，又不知有多少年从未停过。了不起的是，它肯定从来没有移动过。它贴近护壁板，周围地上

① 滑铁卢是比利时的一个镇，1815年拿破仑在这里打了大败仗。

地板下的小人





的石板洗得那么勤，因此里面高出来了，我弟弟是这么说的。

“在这时钟底下，在护壁板脚下有一个洞……”

……

……

